



书讯

致敬大别山，献礼建党百年 季宇长篇新作《群山呼啸》出版

近日，著名作家季宇的最新长篇小说《群山呼啸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此作是安徽省委宣传部和省文联献礼建党百年重点图书。小说以大别山红色历史为背景，通过几代人的血腥历史和命运浮沉，折射了大时代的风云变幻，再现了大别山作为红军策源地的悲壮历史，讴歌了一代中国人为理想信念而奋斗的家国情怀。故事主线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纵贯半个世纪，以两大家族的恩怨兴衰为线索，勾勒出革命战争年代的世间百态，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图景。

小说扎根于大别山独特、坚实的历史文化土壤，以近代革命史、家族史为现实依托，为读者呈现了大别山地区革命历史进程中的多个重要节点；通过几代人大浪淘沙的命运浮沉，全景式展现大别山地区红色革命的历史风云，题材宏

大，气势磅礴，历史底蕴深厚，全景式再现纵贯半世纪的大别山革命史，堪称一部纵贯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的大别山革命史。

作品情节扣人心弦，人物塑造有血有肉，矛盾冲突环环相扣，具有极强的可读性。特别是把红色历史与家族史有机结合，在深入挖掘大别山红色文化内涵的同时，充分展示了中国历史进程和个体命运的变化，以全新角度书写家族史诗、英雄传奇。可以说，这部作品不仅是家族史、个人传奇，也是一部以小见大、丰富而深广的革命史、民族史。

季宇系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，曾任安徽省文联主席、省作协主席，省政府参事，一级作家。作品曾获全国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星光奖、飞天奖、金鹰奖、人民文学奖、中篇小说选刊奖。

■ 本报记者

书评

春色无边白门柳

■ 庐江 金志伟

说真的，如果不是要买徐兴业先生的《金瓯缺》，如果它们不是同属于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“茅盾文学奖”长篇历史小说书系，我可能会再一次失去购买和阅读《白门柳》这部小说的机会。

那天在书店，本来只想买一套《金瓯缺》，但是看到了这套《白门柳》同《金瓯缺》在书架上比肩而立，被放在一起的还有《张居正》、《李自成》和《少年天子》。于是便从架上拿了一本，随手翻翻后便不忍放下。想想自茅奖设立以来，获奖的历史小说仅有这五部，而我只缺两种，于是就凑齐了它们。

《白门柳》曾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，这部一百多万字的小说，分“夕阳芳草”“秋露危城”“鸡鸣风雨”三卷。作者刘斯奋用了16年的时间潜心创作这部小说，恐怕也算字字看来都是心血了。小说以明末清初社会大变革大动荡为背景，写出了一代知识分子在历史风云变幻中的恐慌、迷惘与挣扎，是一部明清易代之际文化精英们的血泪史、心灵史，是一曲时代悲歌，更是一卷末世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

同孔尚任写《桃花扇》一样，作者刘斯奋也是“借离合之情，写兴亡之感”。《白门柳》虽然没有我期待中的那种全景似的宏大叙事，但其中钱谦益与柳如是、冒襄与董小宛等江南名士与秦淮名妓的爱情纠葛尤其委婉动人。晚明的历史历来被文人墨客所关注，从孔尚任到陈寅恪，都从那泛黄的史册中，寻找一种想象与诗意，寻找一种婉约且迷离的韵脚。我们很难想象，如果少了那朵鲜血桃花，少了那株依依杨柳，一

部晚明史，不知会缺了多少春色艳情，不知会遗落多少的风流韵致。

好在嫩绿粉红是文学最重要的原色，好在柔情侠骨是秦淮女子最率真的本色。于是，就有了风致天然的《戊寅草》，就有了那杜鹃啼血《影梅庵忆语》；就有了令人销魂蚀骨的妩媚风情，就有了让人荡气回肠的剑胆琴心……

曾在旧书摊上淘得一套也是三卷本的《柳如是别传》，这部书是国学大师陈寅恪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写成的煌煌巨著。当时先生已双目失明，这部书的写作过程曲折而艰辛，先由先生口述，后再经助手黄萱女士笔录成书。这部大师用“十年辛苦”写成的鸿篇巨著，不但是“以诗证史”的典范之作，也是先生一生的心血结晶。试想，当年先生在口述这些秦淮河上的风花雪月时，心中何曾不是一片柳绿桃红。虽然先生只能想象和联想，但心灵触摸的何尝不是最撩人的春色？

也曾徜徉于游人如织的秦淮河畔，也曾想寻觅当年复社才子们的模糊足印。虽然秦淮河里桨声灯影依旧，但已不见琵琶声碎的画舫，也难见红袖添香的绝世佳人，更没有了空谷幽兰、淤泥菡萏。心中几多失落，不知与谁说！灯火阑珊处，微风醒酒时，一丝柳枝拂面，不禁想起那首：“不见长条见短枝，上缘幽恨减芳时。年来几度丝千尺，引得丝长易别离。”

怪了，又是柳如是，只能是柳如是。酒已醒了大半，眼前的灯红酒绿纷纷退潮，似乎心中已有一抹春色，已是一片通透澄明。

视角

低调的宝藏： 意大利民谣音乐

与欧美同类音乐相比，意大利民谣的风格往往更优雅。

意大利有一位传奇的唱作人——法布里奇奥·德·安德烈(Fabrizio De André, 1940~1999)。在他逝世后的20年里，意大利几乎每个月都会有纪念他的音乐会。2020年是法布里奇奥诞辰80周年，即使在疫情期间，民众也不约而同地聚集在米兰市中心广场参加纪念活动。

法布里奇奥的作品充满热那亚民谣元素，他的歌词被评论界誉为“真正的诗”，他主张音乐的魅力在于富有个性的诠释，通常以讲故事的方式娓娓道来。与欧美同类音乐相比，意大利民谣的风格往往更优雅。词如诗，曲调则多结合古典乐，甚至动用到堪比交响乐的编制，如法布里奇奥的《灵魂拯救》一曲就发动了54位意大利音乐人来一起完成。意大利人将像法布里奇奥这样身兼诗人、词曲作者与歌手的艺术家称为“Cantautore”，即Canta(歌)和Autore(作者)的缩写，可译为“唱作人”或“创作歌手”。

尽管如此，意大利民谣音乐在亚洲却鲜为人知。

据我所知，亚洲最早引进法布里奇奥歌曲的是日本乐评人山岸伸一，1984年他在唱片《地中海之路》前用日文介绍了法布里奇奥，之后香港歌手区瑞强在1991年翻唱了孝升填词的《因为有你》(电视《四驱桥圣》主题曲，原曲名为法布里奇奥的《渔夫》)，1999年韩国音乐制作人刘延叔对法布里奇奥唱片作了部分整理。此后便极少见到有和这位意大利民谣歌手相关的译介。法布里奇奥遗孀、法布里奇奥基金会会长多利·盖兹(Dori Ghezzi)告诉我，意大利民谣音乐在其他国家(比如中国)不流行可能是受到其语言的限制。“毕竟意大利语在世界上并不主流，而如今世界看意大利音乐，无非是看它的美声唱法和那不勒斯传统音乐，这也是(意大利)现代音乐艺术家在中国不太出名的原因。”的确，虽然在美国和日本都有学者研究法布里奇奥，但由于不精通意大利文，且至今未有有关法布里奇奥的英语著作面世，他们的研究受到了限制。相对的，20世纪60年代至今，美国摇滚乐的叛逆精神乘着全球反抗运动风起之势，成为世界流行音乐潮流的主调。英美音乐人在此潮流中创作的作品所蕴含的社会性和对抗张力，是意大利民谣音乐所不能比拟的。而当世界各地的青年接受了英美流行文化，意大利人便很难在市场上与之抗衡了。

另外，意大利唱片工业不够发达也限制了作品的传播。欧美国家的流行音乐工业在挖掘、包装人才和推销产品方面，拥有更高效能的优势，其中又以美国为最。鲍勃·迪伦是自己创造了自己，但这也和美国文化工业脱不开关系。“猫王”、迈克尔·杰克逊亦证明了美国文化工业强大的造星能力。此外，或许还有个人因素的影响。以法布里奇奥和迪伦为对照，法布里奇奥的商业意识和能力恐怕是无法和迪伦相提并论的。法布里奇奥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词曲创作，生性低调的他极少在公众场合露面，直到1975年才举行了第一次个人演唱会，这无疑也是影响他知名度的因素之一。

最后，这或许还和意大利的国民性格有关——不只法布里奇奥，意大利一般民众多是向往自由的浪漫性格，艺术创作者尤其厌烦庶务，他们多喜在自己熟悉的本土悠游，少有人能兼具打理俗务的能力和走出国门的雄心。

■ (张长晓/文 作者系旅意文化学者、艺术评论家)

据《中国新闻周刊》